

## 三百色

□ 人 邻

苏绣《秦淮胜迹图》，据说用了三百多种颜色的丝线。

苏绣的构图，高明的画师，三五天，顶多半月就描摹得清清楚楚。如何绣，却不容易。极细的丝线，要劈成两根，接着四根，八根，十六根。十六根有多细？没有一丝儿风，也缥缈缥缈的。可就是这缥缈缥缈的，要一根根细细体察了，几乎看不见丝线那样，浅浅地绣了，看不见，依旧浅浅地绣了，还是看不见，多少遍地绣，才活了一样，慢慢显现了。

春花秋月何时有，往事知多少？多少往事，都在缥缈缥缈的丝线里，没有来由地，了也不了，不了也了了。

一件绣品，要好多人，几年，十年，

十几年。低着头的少女，无知懵懂，一件绣品绣下来，已经忘却桃红柳绿了。

还有，丝线之前如何染呢？一种颜色，几十色差，一大缸的颜色，如何分辨深浅。如此的精微细察，如何做到？

下料那人，禁欲一样，也不见风月日光，只静静待在屋里。没人搅扰那样，端坐着。门闭着，帘子遮着。大缸里蓄满了洁净的水，只等他。

他是一滴一滴那样下染料。白色的丝线，浸透了，提起来。再一滴，白色的丝线，浸透了，再提起来。一直到白色的丝线，几十次地下去，浸透了，提起来，几十种深浅就都有了。

制作染料的屋子，是要一点幽暗的。据说，颜料禁不得日晒。那人也

就只能在略略幽暗的地方，也并不能十分看见，近乎盲人那样，只是听见“滴”的一声，染料滴了下去，又“滴”的一声。每一滴，他都知道它们是如何慢慢在水里洇开了，没了，有了。浸下去的白色的丝线，隐隐地，有了。

染好的丝线，一缕一缕，一律顺在屋里阴凉处的架子上。

染匠离开的时候，紧闭了门窗。

七天之后，丝线才干透了。那门也是不能随意打开的。染匠得小心翼翼，有点心惊胆战那样，轻轻地开了锁，慢慢推开——“呀！”的一声，外面的亮透了进去。

那些颜色呀，好看的叫人说不出话来。

## 乡村写诗的人

在乡村，一个写诗的人  
就像秋风中的一枚叶子  
孤独地悬在空中

在乡村，他是唯一  
坐在长夜里的眺望者  
他蘸满血丝的笔尖  
划破了无边的黑  
一线曙色透进他的心房

像错种庄稼的农夫  
他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  
种进了稿纸 不会发芽、开花  
不会结满钞票的纸张  
把目光一寸寸地切割  
近视了 他还是  
打着诗歌的灯笼  
追赶心中向往的光明

在乡村，一个写诗的人  
被爱情抛弃 被金钱冷落  
而他热恋着诗歌里的  
春天和黎明  
让乡村盲目的乐观者  
常常因吃惊而目瞪口呆

(谷 也)

## 修图

我翻出父母的照片  
美颜、滤镜……  
一层层效果加深  
我拿起橡皮擦、消除笔  
想把那些丝一根一根抽掉

可无论我怎么折腾  
他们的皱纹还在  
白发还在  
面容却越来越模糊

我的手指微微颤抖  
我焦虑、恐惧……  
越来越无计可施  
落日血红  
修饰着一个人的大哭

(银贵芳)

## 旧时光·老街

坐在瓦缝间的苦蒿  
向上生长，眼睁睁地  
看着一圈圈年轮加在黄葛树的身上  
铭牌上的年龄，让树下对弈的老人  
发出自愧不如的感叹  
几个访古的交谈声  
让龙王庙里长出的几束光线  
有了迈出门槛的机会

经营几代的何氏医馆  
还在给老街积攢石板路的人气  
它主营推拿，针灸，拔罐  
也治跌打损伤  
里面的小徒弟，已学艺三年  
伸手一摸，就摸到了唐老汉的痛点 (吴 腾)

## 热爱

我热爱小麦大麦水稻  
小米高粱红薯黄豆绿豆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主食  
我热爱萝卜大白菜小白菜  
土豆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辅食  
我热爱办公桌电脑传真机  
电话报表信函报纸饮水机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工作  
我热爱图书馆电影院剧场  
舞厅超市大排档混沌挑  
它们组成我的夜生活  
我热爱大地天空山川海洋  
河流草原森林湿地沙漠  
它们组成我周游的空间  
我热爱朋友同事邻居  
近的远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  
他们组成我的社会关系  
我热爱父母母亲妻子孩子  
岳父岳母以及所有亲人  
他们组成深爱我的大网  
最后，我热爱祖国国旗国歌  
党旗军旗团旗红领巾  
他们组成我伟大的祖国  
给我自由给我安全给我祥和  
让我幸福生活而热血沸腾

(张绍国)

## 芨芨草

风走了过去  
天外依旧没有来信  
原谅我  
第一次这么虔诚地喊了你的学名

叶舌三角、叶片纵卷  
每一片润湿你心肺的叶子  
都是一只眼睛  
识风水的人流落于异乡  
总能在你的心里找到水源

在季节的绽裂当中  
你坚定的骨子里能渗出阳光  
你内具白色的髓  
能饮下一只碗中的月亮  
使我对这个石头般坚硬的世界  
有了更多的怜惜  
在北国，我能想象的河流  
都要经过你的身旁  
整个季节，有人为你看相  
也有人向你兜售假药  
只有一首诗  
圈禁了你清脆时的模样

(常佰旺)

## 深夜厨房

□ 国明珍

这饼不是为我做，却是我因我而起，是我让母亲在如此的夜晚受累，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继续劳累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把父亲叫到冰箱前，嘱咐道：“我给你烙了100多张饼，你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热就行。”父亲责怪道：“我自己不会做嘛，谁让你弄这么多的。”我知道，父亲这是在安慰母亲，他俩自结婚，从未分开过，母亲却因给我带孩子要第一次离开父亲。

最近家里苹果丰收，母亲担心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小心地问我，她可不可以回去待几日，我自是没有意见。可临走前的几晚，她又闲不住了，开始为她的外孙准备各种吃食，包水饺、蒸包子、烤饼……一天晚上，孩子睡下，我出来一看，母亲不见了，厨房的灯还亮着，案板上放着切好的肉，旁边放着一团揉好的面。我正纳闷时，门突然开了，母亲穿着拖鞋、睡衣从外面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瓶酱油、几个洋葱。母亲看我盯着她，忙解释道：“小国国爱吃我包的牛肉包子，放点儿洋葱，包出来更香。”说完，便又钻进厨房去了，关门时不忘催促我：“赶紧睡觉去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母亲回老家了，我看着冰箱里一排排整齐的包子、水饺、馅饼，眼前不禁浮现出母亲深夜在厨房忙忙碌碌的身影。现在，我也偶尔在深夜时出现在厨房，为孩子准备第二天的饭，体会深夜厨房的幸福味道。

□ 钟读花

上，侧枝纷纷杈出，整棵胡枝子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景象。这个时候最具美感的，当属胡枝子的叶片，卵形的叶片，由从前的嫩绿，一变为深绿，而且，还滑润厚实，有一种蜡质感，让人感觉，这个夏日的季节，特别饱满、丰腴。

立秋之后，胡枝子花蕊凸凸，进入八月，胡枝子花，哗然开放，这是胡枝子最美的季节。胡枝子花，红紫色，花串从叶腋探出，一串串，又一簇簇，它是“串”上生“簇”，所以，花虽不大，但却因其密集、簇簇，而熠熠灼目。真是艳丽，是一种秋凉下的艳丽，那份艳丽之美，并非浓艳，而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明艳，有一种秋风拂面般的清爽，有一种雁唳声声般的嘹亮，感觉明净极了，也爽透极了。胡枝子花的花形，也美。蝶形，秋风轻拂，便偏偏蝶飞。绿枝紫花，秋阳熠熠，秋阳下的胡枝子花，是秋风下，翩翩一丽人。

日本人，似乎对胡枝子，情有独钟。大凡园林、庙宇，在有在之，甚至于，胡枝子，还是构成日本“枯山水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日本的文学作品中，更是多有歌咏，如《万叶集》《枕草子》等。

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，就多次写到胡枝子。“胡枝子原看起来是挺沉重的样子，待露晞之后，径自枝动，也无人触摸，竟会忽然向上弹起，有趣得很。”“胡枝子花色很浓，树枝很柔软地开着花，为朝露所湿，摇摇摆摆地向四边伸张，又向着地面爬着……雄鹿特别喜欢向这边走来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
胡枝子，又名“随军茶”。《救荒本草》曰：“胡枝子，俗亦名随军茶……救饥：采籽微春，即成米，先用冷水淘净，复以滚水汤三五次，去水下锅，或作粥或作炊，饭皆可食……及采嫩叶蒸晒为茶煮饮，亦可。”于此可见，作茶，主要还是采摘胡枝子的叶片为之。而“随军”二字，似乎也在告诉人们：胡枝子遍地都是，随时都可取之为茶。

的确，胡枝子，随处可见。它不择地而生，纵是生长石缝之中，一棵胡枝子亦可扎根、杈枝，蔚然自成一道风景。胡枝子，是一种很普遍的灌木，但也是一种极美、极具生命力的灌木，还是一种承载了一定文化意蕴的灌木。

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，不是埋在地里任劳任怨干农活，就是待在厨房脚不沾地忙活做饭。

我考上高中那一年，临开学前一晚，翻来覆去总睡不着，索性起来看会儿书，无意中瞥见院子里还隐约透着亮光。我走出去一看，厨房的灯竟然还亮着。透过古旧的木质窗户，我看见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正站在灶台边揉面，个子不足一米五的她，两个胳膊撑得像筷子一样笔直，一上一下使劲揉着面团，中间不时停下，用手背拭去额角的汗珠。我推门进去，母亲吃了一惊，还不等我开口，就催促道：“明天还上学呢，快去睡觉。”我本想劝她早点儿休息，可看她正忙得起劲，只能悻悻回了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母亲不仅做了水饺，临走前，还塞给我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，顿时感觉第一次离家也没那么难过了。

离家多年，记忆里母亲在厨房忙碌的样子渐渐模糊。前年我在老家坐月子，再一次看见了深夜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。

临行前一晚，我半夜给孩子喂完奶，打开卧室的门，看到厨房的灯还亮着，不用猜，母亲又在忙碌。我轻声走过去，透过厨房的门缝，看到母亲站在灶台边，一边快速地擀着面饼，一边不时翻着铁锅上烙着的饼，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，指针马上就要接近12点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推门进去，我知道

## 胡枝子

深秋时节，胡枝子已然老衰，枝叶俱老，枝梗已然变为苍褐色，而叶片呢，则是老青中透着老红，是一种陈年旧日子的色彩。枝头枝杈间，累累的胡枝子籽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黑而油，粒粒亮如黑金。

谈及胡枝子，印象中，最深刻的，还是小时候的打柴草。

柴草种种，老秋胡枝子，是最好的山柴之一。枝叶已枯，叶片却是枯而不凋，仍然以年青的姿态，缀在枝条上。而枝条，也大多已木质化，木质化的胡枝子，是上好的柴草。一根草绳，一把镰刀，欣欣然上山，镰刀一挥，一把胡枝子就揽在手中。胡枝子，硬而韧，收割的过程中，镰刀下发出嚓嚓的声响，如金质的秋声，听着，油然生一份快意。割满一捆，将其背回家，晒干，即可做柴草。

晒干的胡枝子，质硬，燃点高，所以，就耐燃。那个时候，尚不知道胡枝子籽的用途，故尔，割柴时，常常是连带着胡枝子籽一同带回家。一把胡枝子，续进锅中，火焰顿时高涨，伴随着的，就是胡枝子籽，燃烧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响。真脆，有一份响晴的感觉，仿佛晴空里，天空蓦然掠过一道道的光。

这份响声，让人想到胡枝子一个最古旧的名字——菽（日本人沿用了这个名字）。

这个名字，真好，有一份古雅感，感觉就是从《左传》，从《尔雅》，从《汉书》上，撕下来的一页页线装书。虽然，古书上对“菽”字的解释不一，但“菽”为胡枝子，却总是其意义之一。

“草”下是“秋”，胡枝子，注定是一种秋天的灌木。的确，胡枝子是春芽，夏长，秋熟。秋熟时节，胡枝子也呈现出它的最美。

春天里，胡枝子萌芽，始伸枝。芽极嫩，嫩绿色；枝梗，亦嫩，像柔柔的婴儿的手指，只是更为软细。最初，枝条不多，三两枝而已，缠绵地在春风里摇曳，楚楚可人、怜人。此时的根系，也不很发达，嫩白色，看上去，亦是柔弱。但一进入夏日，情景就完全不同了，进入夏天，随着雨水增多，胡枝子进入疯长阶段，根系扩张，变黄变硬变糙，盘根错节；枝条，从发达的根底长出，亦变粗变硬，接近根部的部分，开始木质化，主枝

## 老周

□ 丁 峰

音。”他没顾上喝口水，杠上梯摸索着去了隔壁三妈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物质贫乏，家无长物，广播也是稀罕物，县里建广播站，为家家户户都装一个黑纸质的喇叭，那天给我家安装的人就是老周。晌午吃饭的时候，堂屋门头上的小喇叭突然唱起歌来：“向前进，向前进，战士的责任重……”悦耳的歌声在餐桌上回荡，家人围炉而坐，其乐融融，而我心里却暗暗敬佩有目不能视，却能神奇安好喇叭的老周。

记不得老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家屋檐下摆摊卖时令小吃的了。只记得他说过：“俺不要街道的照顾，俺有手有脚，可以养活自己，还能照顾老母亲。”好心人劝他做占卜算命行当，活轻松，赚钱快，他却嗤之以鼻，只愿干踏踏实实的话。每天他迎着初升的旭日，推着小货车，蹒跚独自在悠长的巷子，能纤毫不差地在长檐下摆正摊位。小货车箱不大，上面是玻璃，透过玻璃可

以看见里面的食品，春天时，里面堆满了花生，两毛钱一大盅，一毛钱一小盅，想香香嘴的街坊邻居都是老顾客。入秋的季节，小货车里便有了最先上市的鸡头米，因地理气候之故，这里的鸡头米嫩白香糯，可煮了当瓜子磕，软糯清甜，久食不腻，而其他地方的欠石，只能做成米膏而食。到了稻熟蟹正肥的金秋十月，小货车箱里又换成了红彤彤的大闸蟹，蟹肥鲜嫩，惹人垂涎。曾有好事的孩子拿纸或小圆铁片当钱故意逗他，每次都被老周识破，刚起身做出要打屁股的样子的时候，孩子们便一哄而散，嘻嘻哈哈，相顾欢笑，老周往往会在这时候得意地哼哼小曲，惬意地啜一口绿茶，如此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。

黄昏，当倦鸟托着夕阳的余晖盘旋返巢的时候，老周推着他的车蹒跚独自在悠深的老巷子，瘦瘦高高的身影，腰杆笔挺，纤毫不差地走向回家的路。



## 小草

□ 王小梅

浅浅的疤，印在眉上，像浪迹过的路，圆月般的眼瞳，不知照过多少远方的河流或野地，有时灼亮就像那帧无意拍到的照片：夜色的土犬，身旁带着的那只初生小老虎。与其说猫，更象是犬只瘦削四肢的伫立。你秀着屏幕的形影说，眉间有疤印，虎斑纹，削缺的耳，应该就是刚来到家屋的小草，“刚出生时，它是被狗狗带大的猫。”

被唤作“小草”，因为它是徘徊院落的猫群里，见人最哀哀鸣的一只，吵吵扰扰，爱吸引大家的注意。家屋在山腰部落居中，往返路径汇集，院落草坪恰好成为群猫停栖之地。它们总沿着围墙、梯阶、廊檐，默声出没房屋四处，有些来过几次之后便永远消失，有些如小草，失去踪影多时，有永天再现身，一如过往哀叫，喝水，舔食碗盆里倾倒的猫食，亲密地窝在你们脚边，让你们叫着“小草小草”，伏近看，才发现它带着新的伤痕。

追猫、嗜咬，原是野地邻近的日常，危险的实际是人类或车行的逆袭。听你说，不时听闻流浪猫遭公路夜行的快车撞击横死。或那次当小草匿迹数月，再回到屋内，身上多出了偌多巨大伤口，久难愈合，家人判断像遭致玩具手枪弹击，赶紧带往兽医院治疗，当下并决定，将这只与你们别有缘分的村落之猫，带回家照顾收养。

头一次在家中见到小草，它便亲密地摩挲着我，康复后的身形，多了饱满的肉与饱和的毛色。已不见它留在那帧照片里削弱的形影，唯眉间的疤痕，带着野地的行迹；唯留有被狗狗带大的习性，深沉的眼神、某种疏远、警觉，与久久地凝望和伫立。

听你说，后来它常徘徊的草坪和屋内，来了另一只白黄斑纹的小猫，一样亲人，像小草的同类。因眼瞳明亮，被唤作“阿明”。

假期中一起回到村落，在院里初见阿明，它轻盈地踮足，在小草也曾跃上的墙围、楼阶、廊檐自在步行，更多时候待在厅里，与人撒娇游戏。

手心张开，小小的齿牙，探索其上猫食的新味，舌尖潮湿像草叶，饱足了就蜷缩成螺旋打瞌睡，家人们进出时，总要先唤声“阿明呢。”有时它在桌台，有时躲在桌下，有时邻近兜转了一圈又悄悄回来。只是近来车行事故愈频发，入夜后更需谨慎将门掩上。散步村落，依然时有猫踪。傍晚在荒疏的草场上，但见一只瘸行的犬，后头一只虎斑小猫近近跟着。你们说好像最初来到的小草，远远与我们对望，而后钻进林木丛草的深处，匿迹不见。

暮色蔓延像猫的眼睛。那时，阿明想必也在哪里散步之后回到了家屋。小草想必在一场漫长的午觉醒来，张望着你回到家屋。